

十九世紀 俄国工人运动

(三)

潘克拉托娃著



十九世紀俄國工人運動

(三)

1885—1894 年俄國的
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

潘克拉托娃 著
何肇發、盧立本 譯
梁植校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五八年·北京

8-3
73-17

А. М. Панкратова
РАБОЧЕ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В XIX ВЕКЕ
(3)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и рабоче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в 1885—1894 гг. (Вступительная стать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 1952

十九世紀俄国工人运动
(三)

1885—1894年俄国的
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

(苏)潘克拉托娃著
何肇發、卢立本譯
梁 植校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6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張 4 $\frac{1}{4}$ · 字數 91,000

1958年3月第1版

195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3,000 定价 (7) 0.35 元

統一書号 11002·186

校对者：王邵文等



“馬克思与恩格斯教导說，工業無产階級是最革命的階級，因而也就是資本主义社会里最先进的階級；只有無产階級这样一个階級，才能把一切不滿意資本主义的势力集合到自己周圍，并引导他們去冲击資本主义。但为要战胜旧世界而創立無产階級的新社会，無产階級必須建立自己的，即馬克思与恩格斯称为共产党的工人政党。”^①

——“联共(布)党史
簡明教程”

3048/69

① “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苏联外国文書齋出版局 1953 年版，第 21 頁。

—

从一八八五年到一八九四年这个时期，是俄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它和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早期历史是相一致的。当时馬克思主义小組和团体刚刚处于萌芽状态；而工人运动，虽說其觉悟性、組織性和規模有所增长，但也还是自發性的，还没有具备先进的領導組織，还没有为革命理論的光輝所照耀。

烏·依·列宁在其英明的著作“做甚么？”一書中写道：“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底历史，显然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包括有約近十年，大致是从一八八四年起至一八九四年止。这是社会民主派底理論和綱領产生巩固的时期。当时俄国站在新思潮方面的人数还是寥寥無几。当时社会民主派是没有工人运动而存在的，它作为一个政党还是处在胚胎發展过程中。”^①

沒有革命政党，無产階級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主要历史使命——作为資本主义的掘墓人和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創造者。“馬克思与恩格斯教导說，工業無产階級是最革命的階級，因而也就是資本主义社会里最先进的階級；只有無产階級这样一个階級，才能把一切不滿意資本主义的势力集合到自己周圍，并引导他們去冲击資本主义。但为要战胜旧世界而創立無階級的新社会，無产階級必須建立自己的，即

① “列宁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335頁。

馬克思與恩格斯稱為共產黨的工人政黨。”^①

，建立這樣的政黨是一件長期的艱巨的事業。只有當群眾性的工人運動發展到一定的階段，當工人運動和科學社會主義相結合成為可能的時候，無產階級政黨的建立才能成功。

一九〇五年列寧在“第一個教訓”一文中指出，自從一八八五年莫羅作夫的尼科爾斯克工廠罷工以後，工人運動是以驚人的速度在成長着。列寧寫道：“回想走過路程的主要里程碑，一八八五年，進行了有很少數完全是個體的、沒有被任何組織團結起來的社會主義者參加的廣泛的罷工。”^② 列寧繼續指出，一八九一年先進工人的頭幾次政治示威是在沒有群眾運動的情況下進行的。具有社會民主主義組織參加的群眾性工人運動的基礎乃是一八九六年彼得堡大罷工所奠定的。一九〇一年開始示威運動。“無產階級站到街頭喊出了自己的口號：打倒專制政體！”一九〇三年，罷工和政治示威合而為一，遍及整個地區。一九〇五年的罷工和示威終於轉而成為起義，而黨對工人運動的領導已變得空前無比的積極和切實有效了。^③

從一八八五年的莫羅作夫工廠罷工時起到一九〇五年革命時止，以布爾什維克黨為領導的無產階級經歷了嚴重的鬥爭考驗，同時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基礎，制定了自己的組織原則和革命策略。

在我們的历史文獻中並沒有經常強調指出，俄國工人運動是波浪式發展的，在其原有基礎上具有上升的趨勢。

①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1953 年版，第 21 頁。

②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 118 頁。

③ 參閱同上書，第 118—120 頁。

甚至就由一八八五年到一八九四年間历次罢工的实例中也可看出俄国工人运动这种毫不間断的、蒸蒸日上的發展。孟什維克史学家們的著述中把一八八五年莫罗作夫工厂的罢工說成是俄国無产階級的大規模的，然而又是自發的、孤立的、前后絕不相关的一次發动。

孟什維克的工人运动史学家也硬說：在工業不景气和政治反动时期的工人运动是不能發展的，因为从莫罗作夫工厂罢工之后直到一八九六——九七年彼得堡罢工为止，工人階級已經滿足于工厂法方面的一些讓步，沒有表現过任何一种的战斗積極性。孟什維克的領袖之一馬尔托夫在其所著的“一八九二年以前大工業的發展和工人运动”一文（該文載于大部头的“十九世紀俄国史”中）中，曾断言在莫罗作夫工厂罢工之后，随着工厂法的頒布和工厂监察制度的实行，工人运动的猛烈性便大为减弱。^①

另一个孟什維克巴兰巴諾夫重复和發展了馬尔托夫的这个公式，断定工人运动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是沒有基础的。他武断地說，随着亚历山大第三的登位而来的反动势力阻止了工人运动进一步的發展，总的說来，它是为八十年代的工業危机所阻滯了的。莫罗作夫工厂的罢工只是工人斗争的“暴風雨的閃光”，它很快便熄灭了，而留下“替資本扫清了的园地”。

孟什維克对俄国一般的工人运动，特别是对無产階級在反动时期的發动估計不足。当然，这不能简单地解釋为他們对工人运动的历史事实一無所知或缺少真实憑据。孟什維克是故意地歪曲和貶低了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階級的無

① 參閱“十九世紀俄国史”，格拉那特版，第六卷，第129頁。

产阶级的作用，即整个民主革命的领导者的作用。

根据西欧机会主义的教条，俄国孟什维克认为，在经济上落后于西欧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俄国，工人阶级是不具备发展的基础的，况且在政治反动的情况下，工人运动更是没有条件。

孟什维克的经院哲学家把工人运动缩小成为只不过是经济罢工，认为它和西欧资产阶级革命一样，政治斗争中的领导者应该是资产阶级。这就是他们甚至不敢提出研究俄国无产阶级不仅在社会高涨的年代中，而且在政治反动的年代中在政治上、阶级上成熟过程的问题的原因。

列宁在他的曾经粉碎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底腐朽教条的早期演说和科学论著中就已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轻视历史上反动时期中革命的意义。列宁写道：“是的，我们革命者，离否认反动时期中的革命作用这种思想很远。我们知道，社会运动的形式是会变化的，在历史上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直接创造的时期可以转变为别的时期——在表面上一片升平的时期，被贫困和苦役压得喘不过气的群众沉默不言或蛰伏不动（看来，是蛰伏不动）的时期，生产方式特别迅速革命化的时期，先进的人类智慧的代表者总结过去的、建立新的研究体系及新的研究方法的时期。”①

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的政治反动时期正是这样的时期。

一八七九——一八八〇年间的革命形势并没有导致革命。列宁说明了自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以后在国内形成的社会关系，他写道：“革命者已被三月一日弄得精疲力尽，在

①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十卷，第230页。

工人階級之中既沒有廣泛的運動，也沒有堅強的組織；這一次，自由主義者團體在政治上表現得這樣的更加不開展，所以，在亞力山大第二遇刺以後它們還只滿足於一些請願書。”^①

群眾積極性的提高是一八七九——一八八〇年間的革命形勢的特征之一。這個時期工人運動的存在無疑地促進了革命年代中的社會積極性的高漲。這一事實把第二種革命形勢和第一種革命形勢（一八五九——一八六一年）從本質上區別開來，意味着新的社會力量的出現，這支力量的意義不僅在當時，即使在很久以後都沒有能夠全面加以評價。

反動派的進攻，並不意味着那些以前曾經引起革命的原因的消失。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招致的階級對立，在反動時期並未緩和。相反的，可以確定這種對立是日益加強。反動的內政部長德·阿·托爾斯泰和反動的君主專制勢力的鼓吹者宗務院檢察總長克·彼·波別陀諾斯采夫採用了彈壓、挑撥、恫吓、暗查等一切手段來與“叛亂”作鬥爭。

反動派濫施暴虐。新的出版規章不僅使所有的革命民主刊物停刊，並且連多少帶有一點自由思想的刊物也都被迫停止出版。一八八四年的新條令廢除了大學里的自治權。一八八六年的法令事實上就是禁止農民家庭分居，以力求保持這種家庭制度——“宗法制度的基石”，這在實質上就是使勞動者固定依附於他們原先的地主。村社受到地方政權嚴密的監督。農民典押和出賣份地是被禁止的。地方行政長官條例，以及新的鄉村與城市條例必須“修正”為農奴制度擁護者所不滿的六十年代的改革。在各民族邊區

^①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五卷，第40頁。

异常横暴地实行俄罗斯化政策。宗务院对非正教徒，尤其是对分离派教徒和教派信徒加以残酷的迫害。

但是，政治反动無論对于經濟發展或社会意識的增长都是無力加以遏止的。甚至最狂妄的反动分子也不得不注意到在俄国資本主义的發展和随着資本主义俱来的無产階級的成长所引起的国内的变动。

六十——八十年代工厂工業發展最主要的总结（按照列宁的指示）我們已經在本書上一分册中作出了。列宁在其天才的著作“俄国資本主义底發展”一書中，詳細地和批判地研究了当时各个不同工業部門的工厂統計資料，作出了一个說明到一八九〇年止欧俄最大工厂的七十一種生产的綜合表格（关于这些工厂已有一八六六年到一八九〇年整个时期的报道）。

从下面的列宁的統計中可以看出俄国工業集中的加强和俄国工人數目的增长。^①

工厂类别 (以工人数目 为标准)	1866年 工厂数目	工人数目 (按千計)	生产額 (按百万 卢布計)	1890年 工厂数目	工人数目 (按千計)	生产額 (按百万 卢布計)
由100工人— 499工人者	512	109.0	99.8	712	156.7	186.3
由500工人— 999工人者	90	59.9	48.3	140	94.3	148.5
1000工人以 上者	42	62.8	52.9	99	213.3	253.1
总 数	644	231.7	201.0	951	464.3	587.9

这些資料証明了大企業的数目、生产总量和工人总数目的增长。开始了的資本主义工業集中的过程随后有了特

^① 列宁：“俄国資本主义底發展”，人民出版社版，第468頁。

別明显的表現。俄国工業集中的水平非常之高，这就决定了俄国無产階級人数的增长和團結性，这已由俄国無产階級的偉大領袖列宁和斯大林所屢次指出。

工業的关税保护政策促进了曾經給俄国企業主提供巨額利潤的各个資本主义的工業部門的迅速增长。七十年代末，由股份公司联合起来的工商企業的利潤已經达到了巨大数額。某些股份公司获得股本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利潤。^①

然而，于一八七九年——一八八一年出現的工業的繁荣却是不稳定的。

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五年和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二年的两次工業危机極其清楚地表明：俄国經濟是受資本主义發展共同規律的作用支配的，俄国經濟中發生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發生了标志着資本主义發展不平衡的上升和衰落时期的交替。

于一八八二年开始的世界經濟危机，严重地影响了俄国經濟。除此而外，資本主义时代通常易見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在俄国則由于国内，特别是农村居民对工業品的消費水平异常低下而更加尖銳起来。自一八八三年起，危机籠罩了一切主要的工業部門。危机轉入蕭条，并延續到九十年代初，它不仅在工業部門，而且在國民經濟的一切部門中都引起了不景气。工業危机的深刻性和长期性的原因之一便是它与导致一八九一年大崩潰的土地危机同时發生。

所以，正如斯·格·司徒魯米林所正确指出的，七十——九十年代世界資本主义危机在俄国所掀起的風浪，縱使不算十分厉害，但也不弱。一八六一年的改革之后，

① 參閱梁士琴科：“苏联國民經濟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53頁。

“俄国工業發展的周期性具有特別明确和鮮明的性質。”^①

因此，不能同意那些流行于經濟文献中的錯誤观点，以为十九世紀末在俄国出現的危机現象似乎只是先进資本主义国家的危机的反映而已。應該着重指出，恰好相反，这次危机在俄国是有其深刻的經濟基础和社会基础的，并在社会經濟方面引起了严重的后果。可以指出，尤其是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的工業危机，像一切資本主义危机那样，选拔了一批經濟实力較厚技术設備較优的資本主义企業。这几次危机促进了資本主义关系的进一步深刻化和居民的进一步無产階級化。这些危机加强了資本的集中，为工業过渡到向更高的技术水平和更高的經濟水平發展作了准备。梁士琴科十分正确地着重指出，九十年代初在俄国的資本主义經濟中，呈現出一种趋向复兴的新轉变，它导致了九十年代下半期的工業高漲。这次高漲的特点是：这时資本主义工業的水平远远超过了七十——八十年代的工業水平。

被农奴制度的殘余弄得复杂化了的俄国工業革命在各个不同时期發生在各种不同的工業部門中。在所有生产部門中的工業革命只是到了九十年代才完成。

恩格斯細心观察了俄国改革中的变化，在給尼·达尼尔逊(尼·一逊)的信中曾指出一八九二年的这一事实：“蒸汽机和机器之采用，利用最新的生产手段以制造紡織品和金屬制品之嘗試，那怕只是为了国内的消費，不論在一八五六年到一八八〇年間的什么时候，或迟或早随时都应当發生。”^②

① 斯·格·司徒魯米林：“1873—1907年俄国工業危机”，載1940年“經濟問題”第二期，第114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948年俄文版，第450頁。

必須注意，工業革命不是仅仅局限于生产技术的变革。
列宁曾写道：

“从手工業工場过渡到工厂，是表示一个完全的技术变革，这个技术变革推翻了几百年相傳的工匠手工技巧，而跟在这个技术变革之后的必然是社会生产关系之最剧烈的破坏，参加生产的人們各种集团之徹底分裂，与傳統之完全决裂，資本主义一切黑暗方面之加剧与扩大，以及資本主义之使劳动大量社会化。”①

列宁曾經指出：和以前相比，改革后时期的国内工業是急速地發展的。根据列宁的材料，一八七五年——一八七八年俄国有蒸汽鍋爐和蒸汽机 14,863 台，其蒸汽力为 114,977 匹馬力；一八九二年則有 27,333 台，蒸汽力为 345,209 匹馬力。由此可見，十六年之間，蒸汽發动机的蒸汽力之总量增加了两倍。②

列宁在批判極不正确地使用“工厂”这个概念和把工業中資本主义發展的各个不同阶段混淆起来的那些工厂統計的錯誤时，曾指出欧俄在十六个工人以上的工業企業有極其迅速的發展。一八六六年这样的工厂为数近三千，在一八七九年約有四千五百，在一八九〇年約为六千，到了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間則近六千四百。“因此，——列宁作出了結論，——俄国的工厂数目在改革后时代中是增加着，而且增加得相当迅速。”③

俄国工業革命最早开始在棉織品生产中，該業早于农奴制时代便开始采用机器技术装备。然而在紡織工業的

① 列宁：“俄国資本主义底發展”，第 411 頁。

② 參閱同上書，第 461 頁。

③ 同上書，第 425 頁。

某些部門中只是到了七十——八十年代才过渡到机器生产。^①

棉織工厂基本上分布在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彼得堡和特維爾等省。由于这些省具有發达的家庭工業和廉价的劳动力，接近銷售市場以及交通便利，便为这些地区的工業發展造成了有利的条件。

机器的采用，劳动分工的加强，生产的集中——这一切都意味着这个工業部門已由手工業工場轉变为工厂，完成了工業革命。在紡紗業中也和印染業一样，很快地便采用了比走錠精紡机生产效率更高的环錠紡紗机。

十九世紀下半期俄国棉織工業是随着棉織工業的机械化而集中起来的。一八六六年棉織工業中在千人以上的企業中作工的工人，占这个部門全部工人总数的43.2%，而到了一八七九年已經增加到56.9%。在同一时期內，有一千到五千工人的工厂由二十六个增加到四十一个；有五百到一千工人的工厂由二十七个增加到四十四个；有一百到五百工人的工厂由一百一十五个增加到一百一十八个。^②

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区域成为了棉織工業的主要区域。虽然彼得堡省的紡紗工厂在規模上超过了俄国工厂的中等規模，而且技术設備也强胜莫斯科省的工厂。其原因就在于：莫斯科、伊万諾沃、哥斯特罗姆、弗拉基米尔和其他农民手工業区域位于国家中心，并靠近棉織物的主要銷售市場。此外，中心区域的人口很稠密，足以經常供給劳动力，尤以科斯特罗馬、弗拉基米尔两省为甚。这个地区的廉

① 參閱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經济史”，第二卷，第38頁。

② 參閱霍洛莫夫：“苏联紡織工業經濟要覽”，苏联科学院出版局，莫斯科—列宁格勒版，1946年，第39頁。

价的劳动力使中心区的工厂主有可能来和工资较高的彼得堡地区的工厂主竞争。

铁路建设曾大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八十年代的铁路建设比之七十年代在速度上有所不及，而到了一八九三年则出现了一个铁路建设的蓬勃的新高潮。^①

铁路把全部国民经济联成为一个整体，使国内最遥远地区的商品得以流通，从而促使国内市场迅速扩大。在八十年代，铁路已经把莫斯科与乌拉尔和南部的工业中心，与波罗的海、里海、亚速海各港口城市，与伏尔加流域和西伯利亚各大商业城市联起来了。

铁路建设的迅速发展对于许多工业部门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冶金业、机器制造业、煤矿业和石油工业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

在冶金工业中进行技术改革，比在纺织业中要迟缓得多。梁士琴科指出：“俄国冶金业中长期保持了落后的技术，是很显著的特征。”^② 甚至到了九十年代，俄国的生铁有三分之二是使用木质燃料提炼出来的。在八十年代中这种落后的熔矿生产方法，如使用冷鼓风，还是在大力发展着。在制铁生产中以搅拌炼铁法代替落后的炼铁法也很迟缓。只是到了九十年代下半期才开始较迅速地以完善的机器技术来代替落后的技术。矿场区域乌拉尔特别落后，它过去的繁荣是以强迫劳动为基础的。列宁在比较顿巴斯和乌拉尔的冶金工业和煤矿工业的迅速增长时，以这两个区域为例说明了十九世纪下半期在俄国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所发生的社会经济关系变更的实质。

① 参阅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509页。

② 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39页。

列宁写道：“两种社会經濟組織底變更，在礦業方面表現得特別明显，这是因为两种制度底典型代表在这里是两个特别的区域：在一个区域里，可以看到前資本主义的旧習及其原始的与因襲的技术，束縛于当地的居民之人格依存，等級傳統底牢固，壟斷等等；在另一个区域里，可以看到与任何傳統之完全分裂，技术革命以及純粹資本主义机器工業之迅速增长。”^①

列宁在其著作“俄国資本主义底發展”中明显地闡明了七十——九十年代各个区域生鉄熔煉量和煤矿开采量的增长。^②

年 代	熔鉄量 (以千普特計)						帝国产煤 总 量 (以百万 普特計)
	帝国总量	%	烏拉爾	%	南 部	%	
1867	17,028	100	11,084	65.1	56	0.3	26.7
1877	24,579	100	16,157	65.7	1,596	6.5	110.1
1887	37,339	100	23,759	63.5	4,158	11.1	276.8
1897	114,782	100	41,180	35.8	46,349	40.4	683.9

八十——九十年代間，乌克兰的冶金工業，尤其是頓巴斯的冶金工業有了急速的發展。一八七二年由英国資本家約瑟在叶卡德林諾斯拉夫省巴霍牟特县建立的煉鉄厂，是早期私营工厂中繼續扩大者之一。这是第一家在乌克兰采用鼓風熔鉄爐的工厂。叶卡德林諾斯拉夫省的布梁斯基—亞力山大洛夫工厂于一八八七年开始生产，于一八八九年开工的則有德聶普洛夫冶金工厂，于随后几年間开工的有德魯茲科夫、馬开也夫以及另一些工厂。

① 列宁：“俄国資本主义底發展”，第 452 頁。

② 同上書，第 448 頁。

頓巴斯冶金工業与在技术上墨守成規的烏拉尔冶金工業不同，它是在采用新技术的基础上發展起来的。熔鉄生产中以热鼓風占主要地位，制鉄業中則以攪拌煉鉄法为主。頓巴斯黑色冶金業中生产机械化和使用先进技术的过程是特別显著的。热鼓風熔鉄、以矿質燃料冶炼生鉄、貝斯麦煉鋼爐和托馬斯煉鋼爐、馬丁爐等等，这些便是南俄黑色冶金業已經采用的技术成就。

列宁不仅指出了南俄金屬煤矿生产的迅速增长，而且指出其高度的集中化。列宁曾按工人数目把頓巴斯的矿井和矿坑加以分类，說明了三十七个大矿坑所有的工人几乎占全部工人数目的五分之三，其煤产量占全頓巴斯采煤总量的70%以上。^①

乌克兰的机器制造業曾取得相当大的發展。在九十年代初，乌克兰在机器制造業方面占全俄第一位。黑尔松、基也輔和哈尔科夫等省的机器制造業最發达。在德聶伯河东岸的乌克兰地区上，面粉工業和甜菜制糖工業迅速地發展起来。

巴庫石油区是一个迅速發展起来的新区。这里和頓巴斯一样，具有源源不竭的廉价的劳动力。因此，企業主們不急于采用价值昂貴的技术。只是到了八十——九十年代时，在生产过程中才进行某些技术改良；可是完全的机械化則不仅在輔助操作上沒有实行，即使在主要操作上也沒有达到。然而到了九十年代，石油开采業中畢竟出現了一个急剧的飞躍。一八八〇年巴庫石油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73.5%，而在一八九〇年則达93.8%。^②

① 參閱列宁：“俄国資本主义底發展”，第452頁。

② 參閱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經济史”，第二卷，第203頁。